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輯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問目

大國考卷之二十五

大國考卷之二十五

只自知不是一念便爲改過之機易之所以取於悔也只自知戒懼一念卽爲違害之門易之所以取於厲也

人先須趨嚮正趨嚮正則雖離師友自能有進趨嚮不正雖有師保如臨父母不過在言行上把持得轉背便不是心失其正百事乖錯雖欲治其末終不可得猶之審音者黃鐘亂則十二律俱不諧也

古人夫過人處固不可不學若棄短取長苟有一節之賢吾所不能亦惡敢不學陳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在彼爲舍簞食豆羹之義在我未能一介不取則仲子之不受是吾師也苟息受命不食言在彼爲不能正君於廢立

之過在我未能至死不變則苟息之不食言是吾師也  
觀水火最可見性

未能守經輒言行權勢必為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而已  
忍力疎終不能任重致遠

靜時無功夫動時全不得力動時無功夫靜時遂無主張  
存養為靜時功夫省察為動時功夫

天下無足有為眾人而已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孳孳為利  
深心猛力俱有不極不止之勢所以謂之舜跖之徒夫跖  
之徒惜溺於利耳以之為善抑亦可稱豪傑之士矣視眾  
人虛生虛死何啻什百與千萬耶  
原校以之二字當作若能改行四字否

曾點暮春風詠樊遲從遊舞雩之下古人無往而非存養  
吾身有過而朋友不以相告者是薄我不能改也不然是  
己不能從或以意拒之也能無深省

有死而後已之志則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今不能勿正勿助長勿忘俱是志不足

九族不睦由於無德

致知則四體五官方為己有不然與廢疾者均耳甚者與  
路殣何異  
自批云言致知而不及格物則汨沒於良知而不覺者也。刪去

嚴威儼恪所以定心氣也

全於獨知難揜處用力於此一恕何往而非可恥  
自批云亦不脫

良知  
二字

人之性無不善一雜於氣更雜於習則有善有不善是以須擇執擇之不精執之不固蓋有自以為善而不知已為習氣所用者矣自批云此條不謬

程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祥久不侍先生兼多離索直諒之言嚴切之教不能時時聞惟以此自鏡深省得失良為有驗也

好我者之知我惡不如惡我者之知我惡也敬察惡我者之言而改之

語曰駑馬戀棧豆不足為也自思學問不進率多坐此因書以時警勿復以棧豆喪志也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氣數之偶然惟處之各得其道此為順受其正若妄求與苟免皆不知命也

神一則全全則覺覺則知來雜則失失則昏昏則愆忘故曰至誠如神亦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致一也自批云知來者

知之以理而已矣

山陰先生曰一者誠也

致知者所以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恐是好言精微反遺平實否

致知格物之義朱子謂窮致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知象山謂去一己之私始得本體之明故以格與格君心之非格同義陽明先生是象山而非朱子祥謂二說固不可偏廢蓋本體既明則天下之理自見自批云若此則格物在致知矣且本體亦何由而遠若未能見得則事事物物上去窮即所以求明其本體也合內外自批云知只有一箇知豈有內外兼本末方為無失王先生或亦矯枉之過否自批云象山言之是處總不能出朱子之範圍當時於朱子之書未盡讀故所見如此  
○刪去

山陰先生曰合兼二字亦有病

臨事但論當為不當為當為則奮然為之若稍瞻前顧後

即一無所濟矣

墨子兼愛固是無差等楊子為我子莫執中亦只是無差等聖人之所以異於三家者只是等級不亂吾人所患惟是權衡不定於胸中則輕重之間倒行而逆施者多矣自批

云所以工夫多在分殊上

動於欲雖欲求靜不可得也

觀先儒語錄竊識其為學之方其言道理處不敢急急道理須是自得博聞強識恐非已有以其所言為學之方反己而力求之待自有所見然後考之前賢以驗其淺深違合則可以豁然而不惑矣故祥於近思錄識其言有教動

有法書有為皆有得瞬有養息有存而於朱子語錄識其  
 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  
 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諸語已不能學其萬  
 一也自批云先說自有所見後說考之前賢豈非例倣然則格物在致知乎  
 志氣昏只由於惰治惰莫如敬  
 聞過最幸有過亦幸若動履順適不形過差何以自知不  
 足而改之

山陰先生曰學道人最怕無過

心無所私未能不作於人須是盡道

書卷自是有益祥以為亦未可全倚書卷不過借以閑習

其身心若全倚此纔離便俛俛矣自批云求明義理非書卷不可

觀書雖不能熟識而學日有益者其心存也自批云涉獵終無益

誠無為太極也幾善惡姤復之端也惟精惟一舍此則亦

奚所致其力矣

聖人之道猶規矩也事業其器用也時其材物也故曰得

其一萬事畢但苦繩墨不定自批云須是求所謂方員之至

鬼神具吾心也故戒慎恐懼即仁人之享帝孝子之享親

山陰先生曰不可作影響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聖人以斯道覺斯民非能家喻而戶

曉之也特示之以嚮方則自鼓舞不倦矣

雖行道救時有必出於己之意此為驕吝亦為計功謀利已足亂天下矣天下事在我當為則為之我不為則入為之夫何私

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吾心與天地同體也發而皆中節感而遂通吾心與天地同用也體備則用自全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雖至枯亡未嘗不隨事發露所以謂性之善也但不能擴充則隨發而隨隱耳是以貴乎

致知也

自批云良知之言也

幽明生死只是一理慎於獨所以能通幽明一生死

山陰先生曰直是勘得到

此身立天下之中善與惡是與非人皆見之愛者不能益

惡者不能損遷善改過存乎己是非毀譽聽之人苟能自

信則可直行而不阿特立而不懼

自批云信之義理則可信之心則不可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為人臣者不為忠即為亂為人子

者不為孝即為賊是以許止不嘗藥謂之弑父趙盾不討

賊謂之弑君義與不義而已矣如其義受天下而不為泰

如其非義一簞食受於人亦不免於穿窬之類是以受粟

九百不為傷廉餓於首陽不為傷勇

不知春秋之義不能反經

事當難處輒思古人每有難於我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



相千萬者莫不處之裕如我何以不能則往往見其所不及而於處之之道亦思過半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曾子曰省其身何以不曰為人謀而忠乎與朋友交而信乎傳習乎而曰不忠不信不習者但說忠信習便盡一二分亦承應得去惟求其不至者則雖盡得八九分稍有一二分不盡處便疚心也君子責己之嚴如此吾人不能多見其自棄也

以顏子純粹高明之資猶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後人資不如顏子又無夫子以為師而云無循節目恐日用之間無所持守也

自批云此條不謬

王道本乎鄉人

德之不進業之不修其患只在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忠信曰修辭立其誠聖賢學問何處可容一分虛假

自批云此亦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

盡去其舊乃能更新故損先於益革先於鼎去得一分方能新得一分也

今之學者不特實不如古即名亦不如古古之聲聞千里之外應之今之聲聞千里之外求之

堯舜相傳以來只一中字子思子添一和字便見吾儒開物成務作用二氏不得而亂之後世所不至以君臣父子

之天下相率而出於夷狄禽獸者賴乎此耳

學伊川而失恐流為愿人學象山而失恐流為無忌憚

山陰先生曰敬義夾持安得流為愿人

行己之道當如良玉美珠雖未出水土珍貴之質自定若  
焉與女蘿非有所依不能自踰尺寸賤矣

一人之身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  
其兄誠則明也學為人子然後可以事其親學為人弟然  
後可以事其兄明則誠也性之所發即為教教之所成即  
為性故曰一也此條刪去  
無錢能不憂不過五侯宅其人必有可取者

讀史不徒考其成敗得失須有思齊內省之志方為尚友  
古人之實不然博學宏詞而已

色取行違居之不疑本於好名而至於無恥

先儒嘗曰聖門未嘗諱空如孔子空空顏子屢空是也朱

子恐其近於禪故以空空歸鄙夫屢空為空乏蓋諱言空

也自批云今亦不記何人之言恐非先儒語祥以為絕四便是空空不遷怒不

貳過便是屢空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亦是此體但不易到

得自批云此則或於邪說而不自知其失者空空作性性

解信實無知之貌謙辭也屢空對貨殖而言非空乏而

諸子論事物處多有精當及至性道便乖離者多所謂觀

流而忘源舉末而遺本故其治天下必流而之於名法也  
理與氣合而為心故遏欲為存心縱欲為放心存心故氣  
配道義而清明在躬放心故牯之反覆而至於禽獸自批云理

與氣無可分如何可合。此條刪去

安常處順保全得許多庸人頽廢了多少豪傑易以困為  
德之辨孟子以憂患為動心忍性蓋以是與

有君德方可以作相

天下君子小人之數常相半雖有堯舜不能使天下皆君  
子雖有桀紂不能使天下皆小人但君子得時位則治小  
人得時位則亂觀易之否泰及既未濟可見

氣質有生而已定若欲變化愚者使明柔者使強自非百  
倍之功不能若只求彼善於此即為自棄非父母生我之  
心也

守身者守正而已矣比于曾子全而歸之一也

春秋者夫子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故曰撥亂世反之  
正莫大乎春秋孟子一生只是用春秋以救世其言曰經  
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乃七篇之大指

君子之身辟如石也水落則出水溢則沈故曰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石豈有上下於其間哉

人無有不善是以止於至善則民不能忘試觀古來忠臣

孝子彼自忠孝其君親於人何與而千百世以後咨嗟嘆慕有所不能已也

三代直道未嘗不在斯民行曲者徒爲小人而已

古之學者終身一師故弟子得專其所以爲學而師亦得盡其所以爲教以是傳習源流具有本末今之學者如六國游士朝秦暮楚又如魏其武安賓客權勢盛則趨之身之爲學而如是者自賊者也使其子弟爲學而如是者賊其子弟者也

今之取友者以易合爲開誠以圭角爲深隱勢必讒諂面諛之人至祥以爲小人未有圭角者未有難合者

先儒嘗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祥以爲必本於辨義蓋不能辨義則不能知命不能知命則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不能樂天顏子居亂世簞食瓢飲義也舜受堯禪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亦義也推此以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何不自得之有

以父母生我之心爲心則何忍自暴自棄

爲學先求無原校疑當作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從事於此終是

要攘臂下車

陰陽利害之說於理亦有但今人多信此而於仁義之道闕然不講則惑之甚矣至有因陰陽而賊及仁義者雖盡

趨其利容爲福乎使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雖盡  
逢其害陰陽豈得而殃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不獨爲國者然也

古人軍旅戎馬之間而從容談笑不少張皇雖是識量過  
人亦由養至今小小事至不能不動於心見其養之不足  
疑定則能剛大非養不能

學不能立則富貴而淫貧賤而移威武而屈無一自信處  
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

有求於人卽爲人所牽制不能直行其道是以君子必不  
枉已

自古中人之傷節義非必盡從邪也大約中立其

炳疑  
所誤免

之見而已道二仁與不仁將欲中立罕不與於亂賊之黨  
兩稅之法始於楊炎呂東萊謂兩稅既立三代之制皆不  
復見雖曰自所稅之外竝不敢取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  
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爲千古之罪人祥謂  
今兩稅之法行之已久而安爲故常必不能議復三代之  
制但能於此請輕使不至於病民可耳孟子曰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蓋病民不必於常賦之外仁民亦何必在蠲免  
也

歐陽永叔云惟君子有黨祥竊以爲不然君子未有立黨

者立黨則雖公而亦私爲害於國家非小

格例二字習以成風雖有賢者不能出此若欲太平自朝及野非盡破此二字其勢不能董子所謂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也

世之學者徒事虛名盡忘實學交游二字遂爲太患始初一二人未必意其如此至於今日所謂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未推獄作俑負天下之重名爲眾人之師友不以道德相勉孳孳勢利是務者跡之徒也

夫子論從政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竊以三代之下不必井田封建而可以爲治蓋本乎此

爲民上者奉法二字亦足以殘民周書曰無倚法以削以君陳之賢王猶以爲戒然則法也者固當義以裁之亦當仁以行之歟

古人蠻貊而可行今人出門而有礙惟可責己

古人事功無論大小各有本領所在忠武侯自比管仲蓋在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卽管仲一匡天下民受其賜其本領不在牧民山高而在心術白水自批云本領只在學亦有由於生質者然非可以藉口

其細已甚未有不速亡者國與家一而已

教養之位不可不得其人不然人主德意無自而實被之

民士大夫亦無自而多賢才也

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士大夫至以名節爲不足重則不知其所之矣

家庭之間其感移在不言而喻之際化民成俗莫不皆然其不能者德之不至也可以修德不可尤人

東西南北惟所命之而不能無怨尤於志爲不忠惟所命之而不能有爲於學爲未至朱子謂兵隨將轉馬逐符行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蓋或以此

爲政自有施爲次第治天下與治一邑同也

伯夷叩馬而諫伊尹就湯而說孔子匡人如予事各不同

自反而縮一也

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聖人之孝與天子同

大人正己而物自正不能移風易俗吾人之恥也

一日不學則此身一日陷於不肖虧體辱親莫甚乎是敢不龜勉

山陰先生曰諸語多從自身體貼出來故遂不落語障所見已是端的從此但莫生退轉心當自有欲罷不能之機矜看有進步也

每說到媿恥處及父母生我處令人激發不已

此甲申仲春執以求教先師之冊也先師問此記錄

始自何年履祥敬對曰自己卯年始又問己卯已前所見如何對曰已前雖有所見向後自知非是即不敢質之先生今特以窺測所及而未敢信者求正其是否先師許之越兩日出以見授指教詳切不以履祥之不肖而棄之裁成之外如此今去此十六七年過失多於前時學問益負初心撫此徂光用深悲歎哲人既萎問業無門徒有惘惘沒齒而已庚子仲夏感而識此是歲距先人棄世四十有二年履祥書

甲申冬問目

履祥自春初拜別夫子以後忽一載矣所見如左餘

不敢多及未審於舊學進退如何謹質

山陰先生曰且憊地如此矻矻不舍自當長進去不必就舊時行履較進退也

好善惡不善是意誠其好善惡不善是誠意好以善未嘗作好也惡以不善未嘗作惡也此之謂動而無動當其未有所好好善之體未嘗不存也當其未有所惡惡不善之體未嘗不存也此之謂靜而無靜自批云欲知善之為善物何以知之從誠意說起是習於姚江而不察也

山陰先生曰此處實無動靜可分并無無動靜之見可著



人心不是人欲之心道心亦只是人之心惟危者以其異於禽獸者幾希耳若只說人欲一邊便是禽獸之心非人心矣

山陰先生曰是是即幾希便是說道心之微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綱紀者朝廷之險禮義者形體之險

民無信不立守險者守信而已矣

不特佻達是輕凡氣之易動皆是輕不特浮慢是麤凡爲物所蔽皆是麤由是用工疏而定力淺

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固足以引其心然必其心先有不正者以爲之主故引之而輒往也滅賊須從巢處擣東支西應徒見狼狽恐無秦宇收功處也

山陰先生曰所主是誠意所以正心者也

以至尊至美者養其德以至卑至薄者養其身自改云養身則隨遇

而安不嫌於薄孔子稱禹無間然猶言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重於此者輕於彼謹節寧澹自非末節也

山陰先生曰作不得軒輊見只此七尺之軀如何卑薄得他

古人一生學問所傳不過一二事數十年精神所見不過

數年甚者或是一日其餘豈俱不著力豈遂不是可法可傳但不盡為人耳目所及或者習聞習見之人有所不知耳譬如龍之全體人不盡見見者一鱗一甲而已若執一鱗一甲以為龍之為龍在此則失之遠矣

山陰先生曰又多乎哉若點得睛鱗甲都在

有善日長有惡亦日長是以改過宜疾去惡務盡功夫放寬不得又急遽不得要震奮又要從容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於此可得自強不息之義詩書以養其目講習以養其耳師友賓客以養其容則心之不存者寡矣

山陰先生曰只如此亦不成慎獨之學

誠以修己己必成誠以與物物必格自批云至此方有格物二字然又以誠為

先

誠心日益名心日損於學方知有進步

山陰先生曰誠無可益

心乃道之體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為動心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此為忍性忍性者不失其本心而已自批云張佩蕙曰忍性與動心應有分別此條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俱屬動心事未見忍性蓋緣當時從事心學不知有此失也  
大抵失處非經朋友指出終身泯沒不之覺察辛亥暮  
春記

山陰先生曰性如何要忍只此便識性字

修己治人莫大於禮樂愛敬者禮樂之本也

人於過失當時卽不能自知過後豈有不悔但不能乘此  
悔心力圖自新他日臨事差忒如故韓子所謂當其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如此終身所言所行只是  
有悔安得悔亡

山陰先生曰數語最親切有味

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爲人生而有之故曰性或疑天所賦  
人所受如何履祥應之曰天地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  
子未嘗使其相肖然性情體終是肖其所生辟如桃杏  
結子一樹個個是得桃之性得杏之性自古及今也只是  
此桃此杏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父母生之續莫大  
焉未知是否

山陰先生曰勘得親切極是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玩其辭氣固有無已  
則可之意人便假此以爲口實以爲但要大處立些名節  
小處不必顧慮不知名節者事勢之偶然豈有期而立之  
之理生平百行草草假饒立得名節不過一時氣激所致

非義理之本然下面都無可觀況如此之人到臨大節必然倉皇回惑鮮不至於潰裂者古人敬小慎微雖細必謹蓋以此也

山陰先生曰此等氣習真箇害世道不小

不能嚶嚶尚古不能不屑不潔中間無置足處自批云居敬窮理自

有安宅正路在

山陰先生曰前人立定榜樣不錯

才高者左支右吾耳目儘是塗飾得來但不堪反觀耳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

山陰先生曰戒之戒之省卻許多勞攘

欲使善出於己便是計功謀利之心總緣有我無我則廓然而大公矣

山陰先生曰所以學莫先於求仁

讀中庸可以見易見易然後可以學易

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無非易也於此看得天理精熟即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外是矣

山陰先生曰談何容易

凡人讀書先辨心術心術之辨在於毫釐不可不正心術不正為害不淺不特招權罔上聲色貨利之屬為不正即好名一念藏於胸中他日得志必以好名敗壞天下國家

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自古及今未或不然自批云先要學術正

山陰先生曰好名是好利之狠處卻如何救正他必也

誠意乎

凡為戴天之人皆有斯世斯民之任皆當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猶云見無禮於君者擊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天下事在人為之豈論勢之盛衰強弱哉惟其道而已矣

山陰先生曰擔荷語珍重珍重

天地中和之氣產為君子乖戾之氣產為小人世道盛則氣和氣和則賢才眾多故曰君子道長世道衰則氣戾氣戾則奸邪眾多故曰小人道長惟君子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君子凡富貴壽考之類多自君子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於小人惟小人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小人凡富貴壽考之類多於小人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亦及於君子辟諸草木之感陽氣而生者陽盡則衰感陰氣而生者陰盡而槁此固氣數之自然者也但陽氣終無滅息之理故聖人參贊化育惟是進君子退小人崇正學黜異端則不仁遠而暴亂寢政教得而治安久矣

山陰先生曰世道盛衰正由吾輩主張

立身大節目在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打算起古人所謂先立乎大所謂在天地間作堂堂正正  
一個人也於此打算不過難乎其為人矣

自批云見理  
明則用心剛

山陰先生曰嚴哉

君父大倫夫誰不知乃夫子言弑父與君亦不從似乎甚  
難由今思之自非顏魯公文丞相方正學其人使不易為  
此言也

山陰先生曰嚴哉嚴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見聖若勿克

見聖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見聖若勿克由聖也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可以處亂世而無患

王法只依天理而立故為不善而法不及加者天必殛之  
知我其天自知而已矣欺天自欺而已矣毋自欺故仰不  
愧於天俯不作於人

無私則理自見匹夫匹婦是非儘有分明無私故也私意

一起則仍蔽矣

自批云亦有此心無私而見理不明  
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心安有私乎

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此為正命若由  
權賄而進身毀節義而苟免雖富貴壽考桎梏而死之類  
也

才者性之能事性有仁義禮智之良便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程子謂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是本氣而言孟子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本理而言

否之世尙有三陽但在外耳至於剝之上九不獨在內者無有即在外者亦漸滅殆盡所謂天地閉塞漸有人消物盡之象當其時亦便有一人從艱難放廢之餘動心忍性以為來復之本此天地所畱以回造化者也故曰天地之心

山陰先生曰此人最不易得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於此用得必有事工夫方能暢

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山陰先生曰必也誠意乎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天地間物無一不是古初以來至今亦只如此而謂人性有異妄也

山陰先生曰須放開襟懷納盡古往今來世界始得

不誠不能動物不久不能成物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誠而久也

山陰先生曰誠則久

或問老與易之辨履祥答之曰老氏知退知亡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山陰先生曰并須知得正不正方是

未感則虛明寧一乾坤之靜也應物則安恕誠通乾坤之動也

山陰先生曰如此說動靜亦得

天下有三重曰政事曰學術曰風俗三者俱敝未有不亂且亡者何以救之曰正人心人心何以正曰舉直錯諸枉知心則知復矣

自批云先要知心之所以為心

問目一書乃楊園張子就正山陰劉子而劉子批答於上張子從而錄出者也間以視張佩蔥佩蔥手寫之還視張子張子復自批於下亦有句刪處皆親筆

也姚四夏所藏何汝霖識之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終



問目補遺

人不知學雖事親從兄卽已不能何況其餘  
立奮乎百世之心懷未免鄉人之恥

山陰先生曰可謂有志

爲學必遵聖人之言猶醫家必照古方也舍此而學卽是  
異學言卽是邪說行卽是暴行

局量褊淺規模卑隘雖使自好未免爲鄉人也伊尹以天  
下爲己任明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吾人不立此志恐遂  
陷於流俗

妄感不可有自然之感不能無絕感守寂卽入於禪吾儒

之學隨感而應應已仍寂如鐘在懸扣之則鳴如琴在御鼓之則聲良背行庭意或如此但此地位不易到得

山陰先生曰正好下手

學問未論高下淺深先辨誠偽誠則青天白日是人夙夜寤寐亦是此人偽則大庭廣眾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

一人所謂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何可不謹

山陰先生曰此卽所謂人鬼關也故慎獨工夫最爲喫緊

愈體驗愈見切實安樂與憂患一也而憂患爲易

習氣不脫難以言學譬如羈鳥在籓終不能翱翔於天地

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是聖賢根柢處

以夫子爲之師顏淵爲之弟猶然博文約禮今以中人之才當初學之日遂云脫去支離直尋性道將恐入於邪道而不自知也

志趣高明廣大而後可以共學功力堅忍果決而後可與適道必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之精神而後可謂之學不然忽忽終年自貽伊戚而已

非禮勿視聽言動踐形工夫存乎此

恐懼者修省之資修省者恐懼之實

忿爭之中無正士門戶之內無忠臣

問目一編從雲村藏本抄出原缺前五頁留空待補  
其見於祝刻選本者僅十四條非其全也姑附卷末  
以備遺忘

